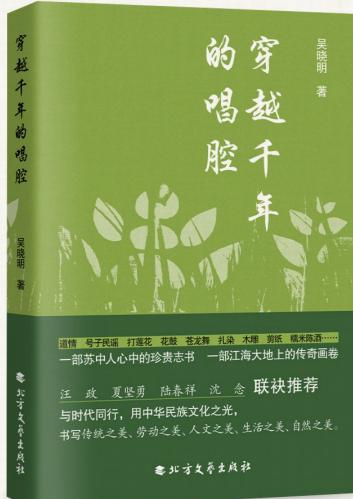


## 《穿越千年的唱腔》

### ——吴晓明2025年散文(集)新作



#### 内容简介

散文集《穿越千年的唱腔》由15篇散文构成,所选篇目均刊发于第四届丰子恺散文奖获奖作品集《万物皆可爱》《钟山》《北方文学》《安徽文学》《海外文摘》《江苏作家》《中国校园文学》等书刊。其中,《穿越千年的唱腔》获第十届冰心散文奖、《花鼓敲起来》(亦称鼓点飞扬)获第四届吴伯箫散文奖、《春茧图》获第四届丰子恺散文奖。这些作品以中国苏中地区珍贵的非遗文化、稻作文化、习俗文化、美食文化等为基本元素,从弘扬和传承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,深度挖掘其间所蕴含的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、思维方式、想象力和文化意识,凝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髓。作者花去四年时间,深入民间、深入艺人的生活现场,亲身体验,走访探究,追本溯源,糅合人类学、艺术散文、报告文学和非虚构文本的形式,截取鲜活的人生横断面,与时代同行,用中华民族文化之光,书写传统之美、劳动之美、人文之美、生活之美、自然之美,为读者呈现了一个清新而厚重的散文世界。

#### 编辑推荐

散文集《穿越千年的唱腔》是作家吴晓明的又一部力作。该书以细腻生动而富有哲思的笔调,深刻地描绘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粹章节,传递出人与自然、人与社会之间的情感联结。重要的是,该散文集通过敏锐的观察与深邃的思考,不仅凸出苏中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魅力,也讲述了传承人的人生故事、学习、发展与传承相关技艺的经历等,来追寻文化根脉的执念与情怀,不乏动人之处,展现了平凡人生中的不凡,从而书写出传统、劳动、生活、自然之美,具有可读性和文学价值。故该书为读者们呈现了一个清新而厚重的散文世界,呈现了一个“独特”视角下多元多维的文化世界——充盈着水气和灵气,也潜藏着雄风和大气;是苏中的,也是中国的;是中国的,也是世界的;是历史的,也是正在发生的……充分体现了作家对时代的理解和中华传统文化的感悟。

#### 名家推荐

这是一部以非遗为题材的散文集,非遗项目与生俱来的传奇色彩,加之作者笔致润泽,感觉敏锐,把乡土味、历史感、文化气息以及人类学、报告文学和非虚构写作的诸多元素糅和在一起,成就了该书至情至性的风范。作者以诗性的文笔,举重若轻地渲染之,在对过往与当下,心灵与艺术,生活中的众生相和对手艺的执念,历史的深沉厚重和新生活的欣欣向荣的叙述中,凸现出人性的美好和希望。高密度的生活细节和真挚丰沛的情感连袂而来,人物、环境和故事本色而流畅。所有这些,都源于作者对书写对象的热忱,他书写的是自己的乡土,有的篇章甚至写的是自己的亲人,那种将日常琐事雪泥鸿爪娓娓道来的色调,温情脉脉。江海平原上泥土和庄稼的

气息,掺和着麻虾酱、糯米酒,还有美食的浓香抑扬,令人沉醉。题材与情感的契合,题材与语言的和谐,是一部作品成功的标志,《穿越千年的唱腔》是又一次证明。书中有些篇章,近年来曾分获冰心散文奖、吴伯箫散文奖及丰子恺散文奖,光环之下,亦可谓实至名归。

——鲁迅文学奖得主、著名散文家 夏坚勇

散文集《穿越千年的唱腔》不仅是非遗的“档案库”,也是文化传承的“启示录”。它让我们看到,非遗并非博物馆中的标本,而是活在民间、融入时代的鲜活基因。作者巧妙融合“非遗”的乡土性与世界性,以人类学的观察、散文的灵动、报告文学的纪实,捕捉最鲜活的技艺细节与生命故事,让传统之美、劳动之美、人文之美在当代语境下焕发新生。这部作品,是献给中华文明的一封情书,亦是唤醒文化自觉的一声钟鸣——它告诉我们,守护非遗,便是守护民族的灵魂与来路。

——湖南省作协副主席、鲁迅文学奖得主 沈念



吴晓明,笔名明子,江苏海安人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海安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。出版《逐梦金陵》《触摸心灵的阳光》《岁月的味道》《随风而行》等散文集,曾获冰心散文奖、吴伯箫散文奖、丰子恺散文奖、“漂母杯”散文奖。

## 一部歌咏地方非遗文化的志书

### ——读吴晓明的新著《穿越千年的唱腔》

■ 吉光

吴晓明的这本《穿越千年的唱腔》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,共收集了他的15篇近作,这些作品清一色地记载、描述了江苏海安一带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,前后近二十项。如果下河的水乡道情、海安苍龙舞、海安花鼓、海安钩针衣、海安木雕、海安扎染、海安剪纸、海安豆腐的点浆技术、沙岗猪头肉的烹饪流程等等。细读这个系列,我觉得这本《穿越千年的唱腔》不仅是一本优美的散文集,更是海安地域一部珍贵的志书。

文学写作的一个基本手法,就是要选择那些充满波澜起伏的生命体验和爱恨情仇的题材,这样的文章可以写得风生水起,读起来引人入胜。常言道,生、死、爱是文艺的永恒主题,古诗云“赋到沧桑句便工”。而吴晓明以一本书的文字,来梳理、描述一个地区的非遗文化,这样的文学实践真够大胆的。须知,记述一地非物质文化项目,没有令人一惊一乍的故事情节,不涉及生离死别的场面,这样的文章往往是平淡无奇、波澜不惊的。所写的人和事平静、平坦,写作实践之路必然陡峭。吴晓明偏偏选择了这条路。《穿越千年的唱腔》是一本非虚构性的记事散文,写作时必须忠于事实,作者简直是“戴着镣铐跳舞”,要把这种文章写得独树一帜,其难度可想而知。然而读《穿越千年的唱腔》,你并不会为没有大惊大喜的情节、扑朔迷离的变幻而感到枯燥,相反会被一篇篇文章里丰富的知识、多彩的人生,独到的情感体验所吸引,继而为其细致的记述、恰到好处的描写而着迷。比如读《点浆记》,就令读者不忍释卷。点浆,是做豆腐的一个关键环节。在豆腐制作的过程中,要借助卤水使豆浆中的蛋白质团粒凝聚在一起形成豆腐脑,再挤出水分,豆腐就形成了。估计在餐桌上吃豆腐美食的人不少,很少有人去关心豆腐形成的过程。吴晓明就很用心地捕捉这一平淡无奇的细节。在《点浆记》中,作者写磨豆腐的精细过程,写豆腐美食诞生的历史,写豆腐坊老板刘忠林曲折的人生,写刘忠林两任妻子的懂事

和善良,写豆腐坊工人们的专注与忠诚。整篇文章看点多、得益多,作者平静的叙述,让读者很暖心且回味长久。

吴晓明这本散文集断断续续写了四年多,他是花了很大功夫的。海安市已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1项,有传承人5人;南通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7项,传承人7人;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97项,传承人122人。吴晓明精心筛选写作对象,深入采访,与传承人交朋友,拉家常,不厌其烦地挖掘细节,然后像一棵“老桑树”一样静静地坐在电脑桌前“书写感动”。写地方非遗文化,贵在把非遗技艺用形象生动的文字细致地记录下来。其实大部分非遗技艺都是长辈、师傅言传身教,没有文字记载的,那些技艺都是“父传子续、口耳相传、宛如禅宗、不立文字”的。把这些非遗技艺的原理、过程、细节、难点的化解一一落实到纸面上,为非遗技艺“立文字”,是这本书的使命,也是这本书的价值所在,吴晓明深谙此道。本书的所有文章,凡叙述到非遗技艺的“关键处”,作者都不惜笔墨,充满耐心,仔细描摹。如对里下河水乡道情的描述:“舞台上那一声声唱腔、一个个节拍,那腔调圆润的古音古韵、诙谐有趣的里下河乡音,无不倾人心魂;那曲目选段中对生命的祝福、对爱情的颂歌、对英雄的赞誉,处处可见;那‘捕得大鱼换彩头,花轿船儿赶巧过,爆竹声声伴渔歌’,给予人的希冀;还有那熟悉的历史典故、鲜活的人物形象、独特的音律曲牌……一声声、一句句、一幕幕如行云流水,抢、紧、平、苦、正、反,盈漾于人生舞台。”至于唱道情的道具和打击伴奏技艺,也是记述细微:“唱者的道具很简单,一个鱼鼓,一对简板。鱼鼓是一节长约八十厘米、直径八厘米左右的竹筒,在其底部蒙上猪油膜(生猪板油皮)或者蛇皮,用手击拍发出‘嘭嘭嘭’的声音。简板是两厘米左右宽、长约八十厘米的两块竹片,在竹片的上端约十厘米处,烘弯成一百五十度左右的角,演唱者用手指一张一合使其击拍,通过击拍发出清脆的声响,与击拍鱼鼓的声音相呼应。演唱者怀抱

渔鼓,左手手持简板,右手食指和中指击拍渔鼓,通过击拍渔鼓张合简板作为伴奏,两者协调呼应,鼓板相间,有板有眼、错落有致,伴歌而击,唱起“道情”,以独特的打击乐器,独特的腔调,独特的表演形式,构成了独特的风韵……”作者多角度、多侧面把水乡道情的形式、方法、道具、内容、场面付诸文字记录下来了。《秋酿》通篇叙述了海安糯米陈酒的酿造过程。小标就以酿造工艺的各个时段为题:“辰时……”“申时……”“月下……”“庚子寒露”“酉时……”既体现了作者谋篇布局的精心、机巧,更可看到作者记叙酿酒程序是怎样的细致。为了写好李堡“薛泰祥”麻油制作技艺第十五代传人,作者两次来到李堡麻油厂,仔细采访薛卫明,深入车间反复观察,对麻油制作的选料、过筛、泡洗、晾晒、烘炒、上磨、冕油到包装检验入库等八大工艺流程全部透彻了解,然后不厌其烦地付诸笔端。可以说,《穿越千年的唱腔》详细记录了近二十个非遗项目的核心技术,是珍贵的海安经济、历史文化资料。地方史志书籍是不可能记到这些“角落”的。因此,《穿越千年的唱腔》弥补了海安方志史料之罅漏,是海安历史不可或缺的篇章。

吴晓明这部散文集语言灵动,富于激情,写人惟妙惟肖,写物丝丝入扣,写事不疾不徐、游刃有余、抑扬得当。整本书风格厚重、明快,情感充沛,行文清丽。令人前后读来,真觉得如饮醇醪。

晓明生长于干部家庭,生活道路也算顺利。然而他为人绝无娇娇之气,与人相处就是一寻常的哥们儿,平时做事果断、敏捷,说话直率、平实、真诚,不过下笔之后,他就自然流露出诗人气质。海安历来文风鼎盛,晓明是近年来崭露头角的“文学新人”,推出的新作有井喷之势,佳作不断。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这本《穿越千年的唱腔》的问世,标志着他在文学崎岖的山路上,又攀越了一座高峰,充分展示了他不凡的实力。相信他的笔下会流淌出更多的华彩篇章,因为晓明是一位对文学、对人生、对社会、对历史充满了热爱、激情和真诚的作家。

## “说鸽子”应为“说嘏辞”

■ 夏俊山

5月16日,《南通日报》A6版刊载了《建房上梁俗:说鸽子》,文章写道:“老一辈人说,吉祥的话多得像鸽子一样飞起来,故老百姓就俗称‘说鸽子’。”也有人认为说鸽子是说歌子的谐音,说鸽子就是说歌子。1983年版《如东县志》写为“说合子”。因为民间文化中有和合文化,民间的“说合子”跟“和合”“合拢”有关,因此叫“说合子”,也是有道理的。

若木先生的这段话让笔者一头雾水——既然其他写法也是有道理的,那么你写成“说鸽子”,对吗?“吉祥的话多得像鸽子一样飞起来”,这样的依据是可笑的。乡村数量多的东西多着呢,蜜蜂、蝴蝶、萤火虫、麻雀……其数量都超过鸽子,吉祥的话多,为什么不叫“说蜜蜂”“说麻雀”等,而叫“说鸽子”?

把建房上梁说吉祥话的旧俗写成“说鸽子”,其实是犯了一个很多人都在犯的错误:据音写字。即根据方言发音写汉字。这样的结果只能贻笑大方。举例说吧,“今朝落雨”按照笔者家乡的方言(如泰方言区)发音,应该写成“跟刀拉雨”,海安按方言发音,要写成“海倭”,角斜镇要写成“各茄镇”(茄也读方言音),鳗鱼要写成“毛鱼”……一个词怎么写,如果不考虑词义,只按发音配汉字有多可笑,无需赘言。

《江苏地方志》2000年2期载有《里下河上梁说合子》,2010年3期有焦建华的《说合子》。1993版《泰县志》790页有:“上最后一片瓦闭龙口。这一瞬间要说合子。”此外,1993年版《泰兴县志》,1997年版《海安县志》等,均写作“说合子”。地方志不采用“说鸽子”的写法,不单是按照民俗,上梁、闭龙口都“说合子”,而是方言中“合”有时与“鸽”同音。例如,“有钱合用”“合穿一条裤子”,这些句子中的“合”发音都同“鸽”。

地方志、县志否定“说鸽子”的写法是有道理的,不过笔者觉得写成“说合子”也未必正确。“说鸽子”正确写法应该是“说嘏辞”。

白居易的《琵琶行》中有诗句:“自言本是京城女,家在虾蟆陵下住。”难道在唐代的京城会为死掉的蛤蟆修陵?《辞源》中是这样解释的:“相传为董仲舒墓,门人过此皆下马,故称下马陵,后人音误为虾蟆陵(Ma陵)。原来,‘虾蟆陵’由此而来。”“说嘏辞”误为“说鸽子”与此类似。

语言学家魏建功是泰州西场人(今海安西场人)。1922年,北大《歌谣》周刊创办,魏建功在《歌谣》72期发表了《嘏辞》。记载的就是家乡民间的“说鸽子”。魏建功写道:“屁股的股,我们方言则读屁屁。”估计,方言读音近于“果记”……嘏辞,读音近于“鸽子”,口口相传,误为“鸽子”很正常。

嘏,读音之一为gu。词典释义之一为福,一些民间工艺品,如花钱、项链挂锁等,常有“天锡纯嘏”等文字。嘏,释义为“福”。“天锡纯嘏”即天赐鸿福之意。典出《诗经·鲁颂·邦门》:“天锡纯嘏,眉寿保鲁。”所谓“说嘏辞”,就是“说祝福之辞”,这与民间的“说鸽子”完全一致。其起源很早。盐城人孙孝忠在论文《周代的祈寿风与祝嘏辞》中说:“现存的周代青铜器铭文(金文)记载了周人大量的祈寿祝嘏辞(祈寿之吉语),而《诗经》等文献中亦有周人祈寿活动的记载。”笔者查阅《诗经》,有一首《既醉》曰:“既醉以酒,既饱以德。君子万年,介尔景福……”今人译为“甘醇美酒喝个醉,你的恩德我饱受。祝你主人万年寿,天赐洪福永享有……”很显然,这首诗有着“嘏辞”的特点,换句话说,《诗经》中的民间歌谣,有一些就是那时的“嘏辞”。由此看来,民间“说鸽子”源头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。

中国社会长期以文盲居多,有多少人会写“嘏辞”,理解“嘏辞”的含义?汉代的“下马陵”到了白居易笔下已成为“虾蟆陵”,“说嘏辞”口口相传越千年,成了“说鸽子”有什么可奇怪的呢?

最后,笔者想说的是,汉字是形音义的结合体,方言词的正确写法必须考虑字词含义,不能简单地据音猜字,据音写字,以免以讹传讹,习非成是。